

第二册

书写者 顾仲安

钢笔字

钢笔系列字帖
楷书

上海书画出版社

第七册	怎样写钢笔字	书写者	余驾楼
第六册	行草	书写者	李荣国
第五册	行书	书写者	张月朗
第四册	行楷	书写者	吕子明
第三册	行楷	书写者	单晓天
第二册	楷书	书写者	顾仲安
第一册	楷书	书写者	邵广凡



钢笔系列字帖(二)

顾仲安书

☆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衡山路237号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341,800

书号: 7172·206 定价: 0.20元

小桔灯

冰心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下午，

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

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

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

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

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

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

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

间只隔着一幅布帘。她不在

家，窗前桌上留着一条子，

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

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

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

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
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
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
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
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
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
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
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
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
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
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
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
一面点头说：“我要××医
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
吐了许多血！”我问：“你
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
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

电 话 局 …… ” 我 赶 紧 从 机 旁
的 电 话 本 子 里 找 到 医 院 的 号
码 ， 就 又 问 她 ： “ 找 到 了 大
夫 ， 我 请 他 到 谁 家 去 呢 ？ ”
她 说 ： “ 你 只 要 说 王 春 林 家
里 病 了 ， 她 就 会 来 的 。 ”
我 把 电 话 打 通 了 ， 她 感
激 地 谢 了 我 ， 回 头 就 走 。 我
拉 住 她 问 ： “ 你 的 家 远 吗 ？ ”
她 指 着 窗 外 说 ： “ 就 在 山 窝
那 棵 大 黄 果 树 下 面 ， 一 下 子
就 走 到 的 。 ” 说 着 就 登 登 登
登 地 下 楼 去 了 。
我 又 回 到 里 屋 去 ， 把 报
纸 前 前 后 后 都 看 完 了 ， 又 拿
起 一 本 《 唐 诗 三 百 首 》 来 ，
看 了 一 半 ， 天 色 越 发 阴 沉 了 ，

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见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

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火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让我坐在炉前的小凳子上，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象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着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

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

地穿起来，象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来，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象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她，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

慢慢地 在 黑暗潮湿的山路上
走着。这 朦胧的桔红的光，
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
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
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
前 有 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
看见我提着 小桔灯，便问我
从 哪里来。我说：“从……
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
说：“王春林，那个木匠，
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
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
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
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
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了山村。

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候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

继续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和东方战线，具有伟大

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需要很久的时间和不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

阶 级 的 捧 场 则 可 能 征 服 我 们
队 伍 中 的 意 志 薄 弱 者 。 可 能
有 这 样 一 些 共 产 党 人 ， 他 们
是 不 曾 被 拿 枪 的 敌 人 征 服 过
的 ， 他 们 在 这 些 敌 人 面 前 不
愧 英 雄 的 称 号 ； 但 是 经 不 起
人 们 用 糖 衣 裹 着 的 炮 弹 的 攻
击 ， 他 们 在 糖 弹 面 前 要 打 败
仗 。 我 们 必 须 预 防 这 种 情 况 。
夺 取 全 国 胜 利 ， 这 只 是 万 里
长 征 走 完 了 第 一 步 。 如 果 这
一 步 也 值 得 骄 傲 ， 那 是 比 较
渺 小 的 ， 更 值 得 骄 傲 的 还 在
后 头 。 在 过 了 几 十 年 之 后 来
看 中 国 人 民 民 主 革 命 的 胜 利 ，
就 会 使 人 们 感 觉 那 好 象 只 是
一 出 长 剧 的 一 个 短 小 的 序 幕 。

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

向帝国主义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长歌行

《乐府歌辞》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到东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江南逢李龟年

杜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

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梅岭三章

陈毅

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
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
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
衣底。旋围解。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
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
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
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
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
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
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小 麻 雀

老 舍

雨后，院子里来了一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子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两三次，我看起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长，似乎要脱落下来。我试着往前凑，它跳一跳，可也又停住，看着我，小黑豆似的眼睛带着点要亲近我，又不敢完全信任我的神气。我想到了：这是一只养